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屬事卷八

明 傅遜 撰

魯

魯與宋衛之好

傳

僖公元年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求還慶父之賂詳見季友

立傳

公

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洮曹地莒以酈故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向國莒滅而邑之甯莊子名速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　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時晉文伯業已成　冬衛侯與元咺訟　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詳見晉文公之伯與甯武子弭晉難

三十年夏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詳見晉文公之伯

文公四年秋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武子名俞衛大夫湛露彤弓二詩皆小雅私私問之肄習也言自習此樂歌非為己以魯人失所賦故佯為此詞朝正朝而受政教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見天子而敬畏自用其命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

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方稱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以歌者大不敢僭當也

六年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以親衛故而并及陳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為娶

宣公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修好且以未事晉而謀會之

成公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次降上一等下降上二等衛本侯國春秋時以强弱為大小故為中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八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

幣禮也納幣應使卿冬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媵禮也韓奕詩大雅其五章言蹶父嫁女于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先君亦望子之若此綠衣詩邶風取其我思古

人實獲我心同姓媵故云禮

襄公元年冬衛子叔來聘禮也

二年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餘見孫甯廢立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

之重勞且不敢閒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褚師段宋共公子字子石逆迎也受享禮始賦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魚麗詩小雅亦武子賦卒章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公喻武子奉使為國光輝

昭公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 詳見季氏逐昭公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　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　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詳見季氏逐昭公

定公六年二月公侵鄭　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

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鄭國故往不假道而徑自出入其國門豚澤衛地子瑕衛嬖大夫文子公叔發舒鼎文公之鼎昭兆成公寳龜鞶鑑定公之鞶帶以鏡為飾者于三物擇其一與公子及大夫子為質

以求納昭公蒙覆也太姒文王妃○國有老臣知國故事能息兵以全舊好賢矣即以其臣同升諸公而夫子稱其文者

小國交魯 戎狄附

向 向今為南直隸含山縣舊有向城

隱公二年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滕薛 滕今為山東滕縣薛滕縣南有薛城

隱公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

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經常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

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薛祖奚仲夏時所封故稱先卜正卜官之長非周同姓故稱庶擇擇所宜而行之薛任姓齒列也

文公十二年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宣公九年秋滕昭公卒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十年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成公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

襄公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三十一年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成公來會

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兆死兆在葬處故曰死所

昭公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忌忌日也懿伯舊云敬子之從祖惠伯之叔父疑即惠伯之父敬子叔弓謚惠伯子服椒也禮忌日不用不用不為他事也故叔弓為椒避不入椒言公不以私廢而先入故叔弓亦入

三十一年夏薛伯穀卒同盟故書○滕薛皆侯爵也而滕降子薛降伯先

儒蓋臆說耳竊謂或自以國小不能從侯禮乃自貶以從殺耶

杞 杞今為河南杞縣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三年夏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曲池今山東汶上縣境舊有曲池亭

莊公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洮魯地非事非

諸侯之事言上下舉動皆有制展義宣布德義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歸寧歸問父母寧否歸不來之辭

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禮同盟者皆以名赴則亦書其名有既同盟而不赴以名則不達于禮故辟之若非同盟者辟除也敏達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

共也杞先代之後而迫于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冠有時而夷此來朝而復用夷禮公以此卑之故經貶其爵秋入杞責無禮也

文公十二年春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即位始來朝不絶昏立其娣以為夫人也不書大歸未歸而卒也既許其絶故不言杞已成婦故不稱女

成公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來言其故

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之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叔姬已絕于杞魯復請杞使還其喪以葬還為杞婦故卒稱杞既弃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魯女歸杞者凡二出

襄公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二十九年六月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時晉治杞田魯歸之故來盟賤賤其用夷禮

州穀鄧州今為山東冠縣穀今湖廣穀城縣有穀城鄧今湖廣襄陽府有鄧城

桓公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所都國有危

難不能自安出朝而遂不還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鄫 鄫今山東嶧縣

僖公十四年春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因公怒季姬召之朝

宣公十八年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邾大夫就鄫殺鄫子弑戕皆殺也別內外之名

曹 子爵讓國附曹 今山東曹州

桓公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皮帛繼子男故賓之各當其國之上卿施父魯大夫時曹伯有疾而世子出聘憂其父之將及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

文公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

古之制也

成公十三年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曹宣公卒于師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伐秦見秦晉交伐負芻成公名欣時子臧名皆曹宣公庶子太子嫡子國人素附子臧且不義負芻故從之請請留子臧反子臧反致邑不食其祿○曹小國也篡弒大惡也速討

馬亂即弭矣而乃請侯他年使君國踰年而入心已戴之為君故得以為辭是晉成其惡也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不及惡不及民也稱人示衆所欲執惡止其身則不稱人聖人權不失正故能達次賢者下愚者

十六年六月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

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忘曹國社稷之鎭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憂未弭言君薨太子弒相繼鎭公子子臧也泯滅也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以今君有罪則已列于戚之會矣蓋是時凡簒弑者既與諸侯同會則不復致討故云然不出不仕也○負芻簒位國之賊也子臧既為國人所嚮曷不正其罪而更立賢君乎至諸侯見于王而立之即從人望以主國而討負芻何病義之有乃避之以濟其簒吾不

知其所守何節也然于爭奪者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襄公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郕郕在今山東汶上縣北

文公十一年冬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安處也夫鍾郕邑徇順也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太子自安于外邑故國人别立君而太子以二邑奔郕邽亦其邑未為君故曰非禮以既書爵故不

書地以泯其竊地之罪

郳郳今山東郯城縣有郳子廟

宣公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襄公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

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皡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歴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

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
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
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少皞金天氏黃帝子已姓之祖

郯子其後黃帝軒轅氏姬姓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
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炎帝神農氏姜姓祖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以
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太皞後亦受水瑞故以水
名官太皞伏羲氏風姓祖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摯少皞
氏之名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
分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鶬鴳
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

大水為蜃上四鳥為四司皆歷正之屬官祝鳩鷦鳩也祝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鵻鳩王鵻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鴶鵴也鴶鵴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鶻鵰春來冬去故為司事是為五鳩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為名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東方曰鶅雉摶埴之工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伊洛之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扈有九種春扈鳻鶞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棘扈竊丹為巢驅鳥者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者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皆以教民事扈止也止使民不淫放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夫子學而嘆之時年二十八失

官官不修其職傳言聖人無常師

小邾 邾今在山東滕縣境

莊公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附庸未受爵命為諸侯例稱名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

襄公七年夏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傳七年朝魯無傳

昭公三年秋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一睦小邾也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菁莪亦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昭子嘉其能荅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哀公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

也由弗能濟成也

介介今為山東膠州

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葛盧介國君名昌衍在今山東曲沃縣境舊有昌平城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燕宴禮好貨好也一歲再來故加之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註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獸言者故聞牛聲而知其情

戎狄

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夏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桓公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

於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

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

成事也舊好惠隱之好凡公出入皆告廟告至飲酒廟中既飲畢置爵則書勲勞于策速紀有功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凡會必有事二君會則或以其地之近或以其事之重而為主賔主相讓而事成故往書

會于某歸書至自某明有讓以為禮也叅以上則必以國强爵尊或伯國主其事故來歸則書至自會以見其會事之成凡諸侯會必有讓與事此分稱者各舉其重耳

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襄公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魯取小國

僖公十七年夏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項今山東項城縣汴今山東泗水縣

宣公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牟今山東福山縣有牟城

襄公十三年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邿今山東濟陰縣有邿城弗地不有其地

昭公四年九月取鄫言易也詳見邾莒之難鄫見上卷

孔夫子仕魯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

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師之梁鄭城門僖子名獲大夫其屬也聖人謂正考父滅于宋謂其子孔父嘉為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孔子之六代祖也弗父何正考父之曾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適嗣當立以讓厲公三傳而至考父考父相宋三君曰戴武宣三命上卿言高位鼎銘考父廟鼎之銘而僂而傴而俯言愈共循墻不敢安行莫敢侮言恭甚而人不之慢於是鼎中為饘為鬻以餬口而已言至儉也紇武仲也正考父以明德而不得志于宋其後應大于孔子獲沒得以壽終也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知禮則位可安故曰定位詩小雅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夾谷今山東淄川縣西南夾谷山一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地犂彌齊勇士不知孔子大聖徒以知禮稱之萊人齊所滅萊夷兵之以兵擊萊人辟辟去萊兵也如此盟謂如此盟詛之禍茲無還魯大夫言須齊歸汶陽田乃共齊命梁丘據齊嬖臣故舊典成會成事也犧象犧尊象尊嘉樂鍾磬秕

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喻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孔子知齊懷詐故拒之鄆讙龜陰三田即汶陽田也龜陰龜山之陰在山東泰安州境後人因名謝過城

十二年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　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三都費郈成也彊盛為國害故欲墮之不狃費宰輒不得志于叔孫氏申句須樂頎魯大夫仲尼時司寇二子不狃輒也處父孟氏成宰俱詳見陪臣交叛○是時費郈數叛為二家患故仲由宰季氏而墮之未暇專為公室謀

也若成忠于孟氏則不能墮矣夫子因而斃之蓋亦撫其機而不失耳蘇子瞻乃謂孔子之所以為聖或謂非孔子事是過待聖人而考之未詳也

哀公十一年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文子名圉攻太叔事見衛父子爭國胡瑚通鳥自喻言當擇地而處度謀將止善其意也召而歸所謂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

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别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云田賦發問也卒終也行行政事丘十六井以丘賦周公之舊典也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十四年夏六月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弔恤慭强俾使屏蔽也無自律言我無以為法也餘見哀公孫越

列卿世嗣之變

孟獻子之立　叔孫穆子之立　季悼子孟孝伯臧為之立　叔孫昭子之立　孟懿子之生　臧會之立　季康子奪嫡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內史中大夫叔服其字葬僖公故來會公孫敖慶父子謚穆伯穀字文伯難字惠叔敖二子也食謂祭祀供養收葬其身豐下頤頷豐大也

七年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

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内為亂于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己莒姓戴聲皆謚聲已辭言聲已在可無復聘也襄仲公子遂謚敖之從弟莒被徐伐求援于魯而盟鄢陵莒邑惠伯叔牙孫名彭生既諫公復和于下成和也舍不娶也反還莒女也

八年秋襄王崩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

焉

十四年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雖以淫奔而魯復立其子故求復歸遂不許朝餉之於家穀子名蔑是為孟獻子以其幼弱故讓於弟請葬請歸葬于魯

十五年夏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

臯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

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

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叔喪久不得歸齊人或為之謀飾棺不殯示無所歸堂阜齊魯境上地下人魯卞邑大夫惠叔前請至今期年猶未已毀過喪禮魯哀與志得殯於孟氏之寢如叔服言大夫喪還不書因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義故書之葬制如慶父以罪降也聲已怨敖弃己故帷堂以自隔襄仲忿其奪己婦故弗哭感惠伯言親親宜厚乃率以哭致美各盡其美好善吉事也二子敖在莒所生者惠叔卒獻子立傳闕記聞於國愛之篤也不如死以死自明也句鼆戾丘魯二邑有冠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以上為孟獻子之立以下叔孫穆子之立

文公十一年秋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

之吉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以命宣伯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身長三丈故名長狄僑如其君名因命其子名之以旌其功宣伯僑如諡詳附見晉并諸戎

成公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為君逆故稱叔孫舍族為不稱叔孫因謂春秋之稱善也或其詞微以隱矣而其義則明以顯惟因事以誌其事而以義則深以晦或婉曲以示順而尤軼乎其成章或盡其事而

詳書之而實粹乎其無污凡善者以褒惡者以貶而勸懲之訓著故唯聖能之

十六年六月晉楚遇于鄢陵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

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鄢陵事見鄢陵之戰壞隤魯邑穆姜成公母淫於僑如欲取季孟二家以益之公不得已托晉難以緩其事偃鉏公二庶弟皆君欲廢公更立之公恐有變故申勑宮備設置留守致後晉楚戰期因得譖云待其勝者而從之訴譖也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如初復欲逐二子督揚鄭地畏鄭不敢過之聲伯名嬰齊豹僑如弟先慮僑如之禍奔齊

聲伯知其賢不忘宗國故就使之請逆復戒其使者必須逆師至已乃食故為食以待使未至四日不食既至又先食之而後食見其忠至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

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

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閒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卿宣伯知犨惡欒范故以季孟比蔑無也苕丘晉地鄆魯地親於公室言親魯甚于晉公室情淫慝之情仇讐齊楚也屬齊楚則還為晉仇隸賤官介因也承奉也無私不二不忘君謂力辭邑請季孟見其忠也盟僑如諸大夫共盟之以為戒刺偃偃獨與謀故召豹不絕其後且立賢也聲孟子齊靈公母高國齊二卿傳終言僑如之佞

十七年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洹水在今河南林縣境至安陽縣經永和鎮入衛河一名安陽河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淚下化為珠玉滿懷夢中復歌之不占知其凶也貍脤地名繁多也莫暮同傳戒數占夢○嬰齊忠賢而不永世魯故不競

襄公九年夏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因穆姜堯追記

其始往之筮前魯以其淫亂故徙之太子宮艮下艮上
艮震下兊上隨五爻皆變惟二爻不變故為隨周禮太
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周易周易用變爻兼之卦為
占九六也此獨言八七八定爻也舊說謂二易用定爻
為占理或然史疑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變爻得隨
卦而論隨為出之象以苟悅于姜姜自知不吉而曰無
也周易五爻皆變則占之卦之定爻六爻變則占之卦
彖詞爻言隨而不言用爻故姜因而即以彖為言據周
易故姜亦不及他易因引周易言隨以四德備而後無
咎詳引四德之善不可以誣妄得之已行皆與四德相
戾故必凶婦人卑于丈夫故曰下○以上為叔孫穆子
位姣淫也傳言穆姜辨而不德之立以下為季悼
子孟孝伯
臧為之立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

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御叔魯御邑大夫武仲多知時稱為聖人故譏其不預知將雨而出遇之為不知穆叔言其既不任使而又傲君之使徒靡祿而無益故為國蠹古者大夫以國邑為家重貢於公是臧己而貢之故以倍賦為罰

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

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氏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

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
公鉏茍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
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
公鉏奉羯立于户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
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
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
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
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
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
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
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
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
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
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

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

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盡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公彌字公鉏悼子名紇皆武子庶子申豐其屬大夫兩問而治行示以失常不敢預也紇武仲名客上賔也重席新樽絜降逆皆尊寵之以示立旅而召使與齒皆卑下之以示廢季氏雖素愛悼子見頓易常分又恐公鉏不從故失色旅旅酬也馬正家司馬閔子馬字馬父所位也言廢置在父惟當敬共其命禍福唯人自召不可以常論公鉏從之而富且出仕於公為左宰御騶孟氏之屬官豐點名羯孟莊子庶子孝伯其長名秩為孟孫為之後也請讐臧知公鉏怨之深也鉏為言秩固當立若能立羯則比臧之立紇尤為有力蓋臧順季氏意而季氏能專立之

故也戶側喪主季氏因已廢長立幼故前弗能應於此亦徇唯才之對而不得復以長幼為序又云孟孫之命蓋誣之也紇多智自知作不順於季氏季孟將蹱其逆以搆已故多涕蓋自傷也更正詞以荅其御愛則縱欲長惡故曰疢疾惡則拂情止欲故曰藥石告臧氏為亂為公鉏仇之也戒為備辟穿藏藉除借人除葬道也正夫遂正也甲從以甲士從已視作者畏孟氏也季孫時已悔前廢立追怨紇故怒其甲逐之鑄國名其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兄弟立之立為嗣大蔡大龜不弔不為天所弔又自言罪輕應有後納蔡以請可得立也賈使為代已請而為乃背賈自請焉防臧孫邑今曲阜縣東有防山智不足謂使甲從已慮事不周二勲謂文仲宣叔此夫子所謂要君者其人從者謂將陳其罪惡盟大夫以為戒臧以廢立季孫所忌故云無詞惡臣謂奔亡者外史掌之盟首載書之章首仲遂僑如事俱見前孟椒獻子之孫子服惠伯也居語詞臧孫心服盟

己之詞嘆國之有人揣知其為椒皆智也又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為田與之邑言伐晉自誇其功臧孫知其將敗不欲受邑故以鼠比之使怒而止以避其禍夫子故稱之為知而原其奔亡者由其廢長立庶逆天理而拂人情也又引書云行事常常念如在己身則無此患○以上為季悼子孟孝伯臧為之立以下為叔孫

昭子之立

二十四年冬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宫齊因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城之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

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

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

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賔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賔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

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
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
曰夫子固欲去之
穆子叔孫豹諡畏宣伯之難先奔齊
庚宗魯地有婦人聞其故哭送之上
僂肩上僂傴豭喙口如豬穆子以夢異故志之以待驗
饋饋宣伯也顧之久言始為亂已有此願蓋忿詞既立
立為卿姓子也問有子否豹以牛狀名與夢協故寵之
其亂蓋天啓也豎小臣為政掌家政明齊大夫穆子在
齊與相知及歸而明娶其妻故怒并惡其二子而遲逆
之丘猶魯地孟長子孟丙牛强盟欲使從已孟不可為
孟鐘為孟丙鑄鐘也際接也古者大夫立子為嫡必須
接見同僚孟未接諸大夫故饗之以豭血釁鐘曰落具
享具日享日謂臼也命日詐命之日北婦人國姜也客
謂公孫明以怒豹而又止其往此牛以計殺其長子萊

書公御士名觀於公私遊觀於公宮環玉環示叔孫命佩詐命使之佩而何如何起穆子之問自見仲已自往見公而自佩其環古者大夫立子為嫡必以見之於君今不由父命故怒斗又以計逐其次子杜洩叔孫氏宰斗不食叔孫故告之饑渴而使以戈逐之斗寵任日久洩卒不虞其惡之至此未諭其意而云求食可得無須去之斗又詐稱叔孫病惡見人使饋者置於个而去不以食叔孫復寫器令空示已食徹之絶食三日而卒个東西廂昭子豹之庶子名婼昭子叔仲帶也與南遺皆季氏家臣使毀杜洩憎其異已故惡毀也路王前所賜冢卿謂季氏介次也左不順也吾子謂季孫夫子謂叔孫書名定位號服車服之次工正所書勲王功也杜洩據禮守正卒不能奪去中軍非叔孫意誣之以媚季孫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杜洩

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
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
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
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
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
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

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

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讒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舍中軍詳見三桓弱公室殯叔孫之殯哭痛其見誣帶叔仲子名不壽而終為鮮鮮年少也西門非魯朝正門自朝從生時朝覲之正路遷易也自自從也葬而行盡其終事方自遠也仲仲壬閒

喪而歸大庫魯庫名今山東曲阜縣東有大庭氏庫東鄙叔孫氏邑亂大從猶亂大作隱言殺其父耳披折也塞關齊魯境上關寧風齊地不勞不以立已為功勞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莊叔叔孫得臣謚穆子父也離下坤上明夷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楚丘卜人姓名行出奔祀奉祀此下皆詳解卦占之義離為日夷傷也日入地故曰明夷日之數自甲至癸故曰十日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曠其位以尊王公也日中盛明故以為上當王次之為公又次之為卿此以十時當十位而止於卿者以占者卿也此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當旦莊叔卿也以卦論之當為卿故曰為子祀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于日為未融于鳥為垂翼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

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艮合體故曰火焚山艮為言為離所敗故曰言敗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易離下離上畜牝牛吉故曰純離為牛牛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翼垂下而不高峻故不能廣遠不翔不廣故必為子祀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不足以終卦體故將不獲其終也○據傳穆子之禍預兆於蓍繼符於夢有若前定不可避者然君子以守道為正知人為哲禨祥夢卜筮有不必道者矣○以上為叔孫昭子之立 以下為孟懿子之立

十一年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

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僖子使助薳氏之遂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祲祥地闕泉丘魯地其女以夢當為孟氏婦故從僖子鄰女為僚友者因隨之而共相為盟遂副倅也薳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〇以上為納泉丘女令助之懿子敬叔似雙生字養也〇孟懿子之生以下為臧會之立

二十五年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寳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

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馬討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臧會昭伯從弟僂句龜所出地因以為名僭不信也問問昭伯起居會家事盡對而內事不對若有他故以疑昭伯欲亂其家也執戮惡其詐也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計送計簿也臧氏伏兵逐會執之致平子怒昭伯因從昭公伐季氏不克從公出奔季孫恨之乃立會為臧孫會以僂句為信桐汝里名○國亂君亡以僭獲利世道

之衰極矣〇以上爲臧會之立以下爲季康子奪適

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正常桓子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勑令弗從已死南孺子季桓子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肥季康子名桓子庶長子退辟位也共劉魯大夫殺之康

子使殺之也討討殺者不反義不可反也

春秋左傳屬事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春秋左傳屬事卷九

明 傅遜 撰

魯

三桓弱公室 季友立僖公 仲遂立宣公 季孫宿專政 意如逐昭公 哀公遜越

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嗣何觀
齊因祭社蒐軍實公往觀之故劌諫謂國君以禮齊民朝會禮之大者會之所謀必皆尊王室脩臣禮是訓其則也必號令諸國出貢賦多少是制其節也諸侯朝天子或小國朝大國其先後之次皆以王朝班爵之制為定是正其義也爵同則以年之長幼為次是帥其序也有不朝不會或朝會而不率其常則征伐以討之諸侯脩王事天子省四方皆大習朝會之禮人君必以是為舉動當書之於策為後法知公此舉非貽謀燕翼之道矣

○秋丹桓宮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又禮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

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非禮也御孫魯大夫儉則心斂而敬曰躋故曰德之恭侈則心驕而惡曰肆故曰惡之大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娶于齊夏巳親迎時齊女方至後謚哀

姜贄之為言至也執之見人以表至誠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章所執之物以表貴賤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男女異物以厚别也今莊公在位日久多越禮以行於夫人始至復自亂其别宜其起禍亂而弱後嗣也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卿以名書字之為嘉

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因季友與陳厚交故後遇亂奔陳友於此已見愛於莊故得越國行其私

三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

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黨氏魯大夫臺臨其家今山東曲阜縣有莊公臺孟任黨氏女閟不從也公許以為夫人復割臂以為信既而生般雩祭天講肄也女公子般妹也圉人掌養馬者名犖以慢言戲之般鞭犖公以其力能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鞭之恐銜怨作亂殺之亂弭時慶父威權已盛故公疾謀

後而叔牙以為材季友知將有亂誓奉般以死忠節著矣復以君命酖叔牙而仍為立後至公薨慶父果使犖弒般季避患奔陳國人立公之庶子是為閔公時年八歲梁氏鍼巫氏皆魯大夫僖叔牙謚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逵泉在今山東曲阜縣魯城南即位即喪位共仲慶父也

閔公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　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十一月乃葬故緩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友忠賢故請伯主而復之落姑齊地湫齊大夫詳見齊桓公之伯

二年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為公

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齮魯卜大夫公幼知愛其傅遂成其意以奪齮田齮怨傅并及公故慶父使之弒公闈宮中門僖公閔公庶兄成季以之適邾至慶父奔乃以入而立之密魯地今山東昌邑縣有密城公子魚字奚斯請免其死不許而自裁其後為孟氏○慶父罪浮于叔牙既不正其罪而皆為之立後季子之私也○哀姜與弒閔公齊為魯殺之夷魯地僖公請還其喪外欲以厚固齊内存母子之義卜楚丘魯掌卜大夫在右言用事也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所乾下離上大有六五變而為乾乾下乾上其筮詞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乾為君父離

變為乾故云云以手文理自成為友故遂以名之成風莊公妾僖公母繇卦兆之占辭

僖公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國亂身出而入故即位之禮闕掩惡揚善臣子之禮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酈魯地求賂求逐慶父之賂莒既不能為魯討賊前已受賂而復求其貪已甚故經以季友獲之為嘉公固感其援立之恩因事而賜之二邑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于時魯國亂君危小君又難於致戮桓方以義正

天下況其所自出非桓討之而誰也

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故致之為非禮○哀姜以淫亂國在廟猶宜出之而況致之乎

三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速於事以禮相親則社稷永固故曰衛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

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於路寢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甫及其期但作主在二年則為緩又謂凡既葬卒哭則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用喪禮特祭於寢其四時常祭與禘祭則合祀之於廟此錯簡當在明年葬僖公下○按禮父母之喪哭無時既葬而虞乃卒無時之哭唯朝夕哭而已謂之卒哭卒哭而祔祔者告新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父以當遷他廟也既告則新主復於寢三年喪畢遞遷其應遷主而復奉以入廟此云君薨卒哭而不云反虞虞祭已有主如傳云祔而作主則作主後矣又云特祀于主謂如小祥大祥禫則就寢特祀此主此於禮為近若夫喪服不以入宗廟又三年喪不為禮不為樂會子問緦不祭而又云烝嘗禘於

廟與禮大異矣

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見前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穆伯公孫敖謚慶父子也忠則無邪故曰正信則能守故曰固卑讓則善日益故曰基

二年春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見前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

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
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
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
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
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
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
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

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是閔兄同為穆耳然僖嘗臣閔僖應下今上閔故為逆祀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新鬼僖公也既兄死時又長故大閔公弟死時少弗忌明見其如此又以僖賢聖故自以為禮君子譏之臣繼君猶子繼父不得以齊聖為論齊中也禹湯文王不以齊聖而先其祖父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亦不以不肖而不祖之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帝配以后稷詩邶風衛女思歸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二詩皆以尊先其親譏弗忌阿比文公而先其親父也臧文仲以賢稱夫子譏以六事而逆祀在其中展禽柳下惠知其賢使在下位六關塞關陽關之屬禁絕末遊而廢之家人販席與民專利為不仁三虛器謂居蔡有器而無其位聽夏父躋僖公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為不知三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并及成風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亦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遇厚之禮○以上為季友立僖公以下為仲遂立宣公

文公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內外內外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僖公薨在十二月乙己至是未備二十五月其納幣諸昏禮皆在三年內傳謂之孝不亦悖乎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

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禮娶必親迎卿亦不行失甚矣允信也始不見尊貴終必不為所敬信公薨而出故曰出姜遂納幣為貴聘非卿為賤逆君小君不以夫人禮逆是卑廢之主内主也詩頌言畏天威則保福禄文公反之宜其後之微也

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襄仲公子遂謚

莊叔叔孫得臣謚二妃次妃叔仲惠伯也惡太子視其母弟君命詐以子惡命姜氏惡視之母出姜也大歸歸

而不反所謂不允於魯也○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冦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

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

戚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

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紀公莒子號也莒夷無謚季文子名行父友之子克太史名則法也合法斯為吉處猶制也度量也食養也誓命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匿也賄財也器國用也藏名掩賊為名也姦用用姦器也誓命至無赦皆九刑之書其書今亡還環同兆猶徵也八愷即垂益臯陶之倫舊云庭堅臯陶字未詳愷和也八元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元善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故以禹在八愷契作司徒敬敷五教故

以契在八元帝鴻黄帝少皥金天氏次黄帝顓頊即高陽氏縉雲黄帝時官名渾敦窮竒檮杌饕餮俱惡獸名故取以為凶人之號縉雲氏非帝王後故曰比裔衣裾喻邊遠也魑魅山川異氣所出為人害者五典克從八元之功百揆時序八愷之功四門穆穆流四凶之效舉十六相去四凶為二十功也○是時宣公以簒得國行父以賢秉政而莒僕行與宣類宣喜納之故行父必黜之以儆懾其心且盛稱古聖賢之事以自誇比此宣公所以歆歎於心授之柄而不敢攻也又按高辛子八人堯兄弟也堯豈不知而待舜且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地平天成伯禹之任八元使布五教契之任元愷八人既同德且同職何别無任乎若為長佐同主一事則不宜曰十六相也且與書文亦異此非文子見聞之謬則左氏之誇恐不足為據也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前稱公子後書名故云然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春秋時簒立者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宣公求會於齊侯以濟西賂之拜成謝得會也平州齊地在今山東新泰縣境襄仲居東門故以稱今山東曲阜縣有襄仲臺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公簒得國恃齊為安故齊留公强成昏公既見止連昏于

鄭國之臣厭尊毀列辱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萊今為山東萊州黃縣又有萊城國近齊故伐之公感齊定位之恩不事晉而專事齊於此又以兵會伐既而致晉辱黃父即黑壤

八年夏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於時襄仲既卒有卿佐之喪宜廢此禮而猶繹故曰非禮○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古者葬必卜日必先卜其日之遠者懷親之意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秋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文子以齊侯初立而聘子家名歸父仲遂子也以伐邾取邑懼討而往報報文子也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懐於魯矣懐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穀今山東東阿縣有穀城樂樂其土也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也

十五年秋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使民富厚而國之財自豐

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十八年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宣公德遂立已而寵其子以心膂不堪三桓之專與謀去之故季文子乘公薨逐之適謂子惡齊之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

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子家以君薨家遣故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奔使介反命于君已袒衣以麻約髮依在國即喪位三踊致哀而後奔善善其見逐盡禮以行○以上為仲遂立宣公以下為季孫宿專政

成公十八年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五月而葬故曰順○時成公薨襄公以沖年即位故政權益下移而季氏益强

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

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姜成公婦襄公嫡母穆姜成公母襄公祖母也是為姑婦櫝梓屬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穆姜自備終事文子取之以葬齊姜故為逆詩大雅言哲人行事無不順不哲言其逆也言妣見畀於祖妣又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逆取以葬是不以禮為不敬祖妣

四年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

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

初季孫為己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定姒襄公生母無櫬者素不備櫬至死方作季氏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魯大匠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禮不成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知之必季任其咎蒲圃場圃名文子樹檟欲自為櫬請木將為定姒櫬也略不以道取也既許故使不御御止也季孫於穆姜定姒之薨皆不以禮而季氏旋卒故傳引古志以驗之○定姒雖故賤身產襄公其禮雖不並嫡而亦當有加行父簡忽如是其心悖矣傳明言其罪而前註皆與傳異西山真氏乃

謂季孫意抑妾母又以畧取櫝不禁為賢何大謬哉

五年冬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喪大記畧云大夫喪將大斂君至主人迎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登堂君即位於序端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升自阼階西向庀具也○大率下而盜上者必立賢行美名以外收人譽故能陰操其柄自古篡竊奸雄皆階此以濟而忠賢大臣為衆望所歸其跡亦與之類人君於此能辨其邪正而進退之斯可以稱明矣

七年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南遺季氏家臣費季氏邑今山東費縣有費城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九年冬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

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季武子文子之子名宿會沙隨在成十六年歳星十二歳而一周天冠成人之服必冠而後生子故為嘉禮之大必備禮以行祼謂灌鬯酒享祭先君金石鐘磬也以鐘磬為舉動之節祧即廟也以廟之兆域為言成公獻公曾祖〇天子諸侯無冠禮近世儒者論之詳矣使果宜冠則返國而行乎祖廟何後事之有乃寄他國以行此季氏弱其君非禮速冠以阿伯主意傳謂之禮則何適而非禮也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

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魯固有三軍時已廢壞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以作為名請分為三而各征之穆子知季氏將執魯政必厚自封殖不能終均為三也武子方志在分國而固請穆子料其必復變故盟之僖閎僖宮之門五父衢道名在今曲阜縣西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於是三家各毀其家乘以足成其數季氏使其軍乘之人率邑役入其家者無公征不入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以驅民入已孟氏唯取其子弟之半為已臣蓋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氏盡取其子

弟以父兄歸公其本謀如此不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三家皆專公室而季氏尤横皆乘襄公幼弱而為之

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强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

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送葬事餘見晉楚為成平王得國方城楚山下令山東泗水縣季武子乘公不在國取之以自益使其屬大夫公冶問公起居既封璽書以去復追而言取卞事故冶初不知既致其使命及發書方聞公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不敢歸冶以君國莫違為對公以冕服賞之榮成伯魯大夫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義取寄寓之微勸公歸也冶以此不義季氏致其所與邑而終不入其家猶深以欺君為恨冕服生不能辭死必不以斂并拒其葬於季氏冕服卿服主冕非德賞以為季氏使而賞也○賢人不幸而仕於强家其志可悲矣六月范獻子來聘拜城

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晉平公杞出前合諸侯城杞故為禮謝魯執幣將以酬賓也公臣不能備三耦見公室卑微○以上為季武子專政以下為季孫意如逐昭公

三十一年夏五月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已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

野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公適楚喜其宮倣而作之以為名太誓武王代紂誓師之詞拱璧公大璧也帶竊之魯人以此薄帶子孫不得志於魯胡歸姓國敬歸襄公妾毁過哀毁

瘠以致滅性敬齊皆謚裯昭公名義鈞均有可立之義衰巳三易而衰衽復如舊衽甚言其嬉戲無度也

昭公四年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叔孫穆子也為豎牛絕糧三日而卒詳見列卿世嗣之變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

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季氏果欲厚自予而四分其軍則無中軍故曰舍又不欲親其議勑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而避其惡名故於施氏臧氏前三分時季孟叔雖專而猶有差至舍而四分則以二之良歸季以其二歸叔孟國人盡屬三家惟隨時獻於公而已其專益甚復以書告於穆子之殯而詛之云云其臣杜洩痛其見詛而投之哭之餘見列卿世嗣之變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

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
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
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
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
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昭公不能收其國柄而徒
習於儀文之細為知禮者所譏女叔齊司馬侯也羈莊
公玄孫字懿伯陵小謂伐莒取鄆利難謂乘莒亂取鄆
不知私不自知有私難民食言威權盡去如民之寄食
他三家也一云君以養民不能養民使其民仰食於他
思莫圖終無有為公謀其終者邺民憂國禮之本也
威儀文詞其末也時平公亦失政故女齊并以諷諫

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齊歸昭公母蒐數軍實也晉史趙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蓋公生於歸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姓生也叔向亦以臣無君君無親度必失國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

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周六月夏四月也為正陽之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為災重故天子不舉爲伐鼓于社責羣陰社爵為上公

諸侯幣于社用幣以請而伐鼓於朝以自責故祝史請用幣昭子謂禮也平子止之以為唯建子之月歲首日食為災宜救故太史曰在此月非歲首因詳述其禮分春分至夏至三辰日月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降物減物采也辟避正寢移時過日食時奏伐也用幣用於社用辭以自責夏書嗇征集安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樂師嗇夫司空屬主帛者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孟夏正夏之四月平子竟不從故昭子知其有無君之心蓋日君象救之所以抑臣助君也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

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昭子聘於宋且為平子逆女餘見宋桓雕之亂新宮逸詩車舝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爾

平子求配宋女也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改禮坐也樂祁宋司城佐助宴禮可樂而哀可哀而樂皆喪其心時宋公昭子飲酒而泣故云死徵公若平子庶叔其姊與公若同母者宋元夫人曹氏邾女也為平子外姊公若從昭子逆其女三世文武平四公宣成襄昭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

夏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鸜鵒不踰濟故為魯所無師己魯大夫跦跦跳行貌褰袴也裯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

定公代立故以驕昭公生出故歌死還故哭將及將及此事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

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

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

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

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

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

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季氏專橫日久公私

之怨俱集共欲以公去之而公才非撥亂反致失國公鳥公亥俱平子庶叔父鳥為兄亥一名若思展季氏族相佐也季姒即公鳥妻鮑文子女也饔人食官檀其名抶扑也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使使以非禮公甫平子弟要劫以非禮公之亦平子弟逆迎也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生殺之命季郈二家相近雞鬬令曲阜縣西南有鬬雞臺介雞擣芥子播其羽令辛一云為雞著甲金距以金為雞距怒怒其不下己益宮侵郈氏以自益讓責也昭伯臧為子讒事見列卿世嗣之變旗之也禘大祭萬舞也於禮公當四十八人今俱萬於季氏僅得二人不能庸謂其弃禮太甚將癈之不用也公為昭公子務人果賁皆其弟無命獨言執而無勑命小人嫌其微不足謀大懿伯子家羈受名徒以虛名受禍館於公明無所淺也○子家之言誠知時矣然公室其容以不張乎季氏雖強亦非莽操懿溫之比使昭公稍有英畧則雖不受誅亦守臣分之不違矣子家以公庸暗

不能辨是耳○公從諸臣謀以兵伐季氏而昭子適往闞闞今屬山東東平州季氏廹於難三請命弗得子家知公必危沂水在魯城南隱民潛亡逃匿者日入時將起而作慝慝惡也蘊積也同求謂生悖心而求同惡者合而攻君也氷掤通櫝九蓋可以取飲執之而踞無戰心故叔孫氏之兵得陷而入之孟氏因即殺公使連兵以逐公子家言若非公本意者公自止季氏有所懲必稍改公不忍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也陽州齊魯境上邑平陰今山東平陰縣野井今屬禹城縣舊有野井亭弔失國曰唁齊侯將唁公於平陰而公先至野井待之故齊侯自咎以謝公言不勑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平陰故魯侯過恭先至野井遠迎善物善事也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以給公待役使之命唯命伐季氏之命為臣以給公也信明也罪有無言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無離散也皆有罪言從者陷君留者逐君也何守何必守君而弗去也昭子歸以義責意如

意如欲歸公以自贖故謂猶既死復生枯骨復肉也昭子以意如意往言於公子家恐從者知其謀命執適館者昭子恐反側者撓公歸將安之以納公而公徒乃伏兵欲殺之故自鑄避焉既平子變前志昭子恥爲所欺因祈自殺展魯大夫謀與公乘馬輕歸。昭公之奔實由叔孫氏司馬昭子徒責季氏而不罪其臣何也豈亦以伐季氏爲非而叔季固一體耶至季氏中變唯自祈死使身免於不義而已豈以權在季氏而不可孰何耶誠有不可解者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　己亥卒于曲棘如樂祁言曲棘今河南杞縣舊有曲棘里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鄆今山東鄆城縣欲取以居公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

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

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
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
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
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
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
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
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
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

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顔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顔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顔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齊既取鄆居公復欲

納公入國而其臣賄君暗卒於無成豐貫皆季氏家臣二丈為端二端為兩兩填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藏且見錦之熟細子猶梁丘據齮其家臣豐言若能為我行貨于據當請使為高氏後又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齮為言於據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先以二兩見幣材之美如此財材同異所怪也卜卜可否鉏齊大夫成孟氏邑今山東寧陽縣有成城朝欲以成禦齊師于境不使及國恐見疑故請質因詐齊師欲降使之懈而成備淄水源出泰安州萊蕪縣原山達臨淄至壽光縣入濟齊師飲馬於淄而成敗之托言衆心不服姑伐以厭衆既備乃告齊云衆不欲降已不能勝於是季氏師與齊戰炊鼻魯地淵捷齊大夫字子車洩聲子魯大夫一名野洩從逐也瓦楷脊鏃過也朐車軛汰矢激輈車轅匕矢鏃也射馬射淵捷之馬在腹曰鞅殪馬死故改駕人魯人皺戾叔孫司馬誤以淵捷為戾而助之戰捷因疑為齊人而試呼之魯人方知非戾遂擊

捷為捷所射殪其御又欲射餘人捷以不可怒衆止之囊帶齊大夫亦逐野洩叱之不加害洩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而子囊又叱故洩亦叱齊二人逐野洩俱縱之歸見齊人無戰心冉豎季氏臣罵武子罵也子彊武子字亢拒也冉偽言不敢亢以順季氏林雍顏鳴皆魯人雍羞為鳴右故下車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取其耳以辱之鳴見雍被獲懼而去御復欲何忌擊其足故使下顧遂擊斷雍足雍一足寄車以歸鳴不以私怨三入齊師呼雍共乘制擊也鑿一足行也見魯人皆致力於季氏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齊侯與莒邾杞盟也鄟陵地舊闕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

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説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

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圜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戌周見子朝之亂子梁宋樂祁字貞子衛北宮喜謚復復存也淮夷魯東夷宣布也如在國即後歸馬具衣履之類難復以難納復晉君也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虎季氏臣伐鄆欲奪公鄆也慆悅也言天久不佑君衆違天而戰必敗而使君終於亡蓋子家意欲公靜以竢命且戰敗則威愈褻而無復歸道也且知近鄆

地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子家忿齊無納公之意度其必不加禮於公故云將飲酒耳齊果如其言宰膳宰獻獻爵請安請公安也君不敵臣故使宰獻既命以安皆公享卿大夫之禮蓋卑公也子仲魯公子憖字前謀逐季氏不能奔齊其女重為齊夫人此飲酒欲使重見從宴媟也故子家使公避之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乾侯晉邑今北直隸成安縣齊卑公故適晉子家欲使公次于晉境以待命而公不用其言果見辱一个單使也亦使逆言自使齊逆君也復于境使公復還於晉之境而後逆之居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主君比君于大夫也為齊所卑故復還晉冀見恤）夏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

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意如雖逐公猶稍為君禮而公自杜其善意賈買也賣之賣其馬也啓服馬名塹墮塹也為櫝作棺也禮曰敝幃不弃為埋馬子家請以馬食從者以公為櫝故深抑之

公感其言始依禮以褰龍輔禱旱玉為龍文又云鑄金為龍以玉為函輔盛之故曰龍輔陽穀齊地出出產室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產室側室也公為毋誘留公衍母待已生子共告至後生而乃先告務人公為也是年冬鄆潰無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公在鄆在乾侯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畀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弃之非復過誤所當掩諱是以每歲必書公所在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

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
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
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
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
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
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
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
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

憖之不忍而終身憖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荀范俱黨季孫外姑正言責之

以示義季孫冠服如喪示有罪君謂魯侯言但以事君為願請囚賜死皆飾辭以見忠順心亦欲公歸以掩前罪知伯荀躒也糞掃也糞除革舊從新之意夫人季孫也如河如河水以自誓荀躒以公言切故示不忍聞而言寡君唯恐得罪不敢復知魯難蓋拒之也子家勸公單車歸公被脅而止不能自主○荀躒以晉侯命責意如勸公歸此一機也失此其客死必矣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人謂子家羈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

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

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

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

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

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

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

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公亡外八年終死於亡臨歿賜從亡諸臣琥祀西方玉作虎形輕服細好之服失所

不於國正寢也無常唯以德也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虞夏商也大壯乾下震上故曰雷乘乾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為雷在天上失國失其權也器車服名爵號名器假而威權隨之魯君所以失國為永鑑也○史墨論君臣天人之際辨矣時晉事與魯畧同簡子聞之不益興代晉之心乎

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

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

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已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薨外意如使逆其喪而易其嗣以子家子數勸公歸喜之成子婼之子名不敢言於我以我之事言於公聽命以衆事訪之幾哭位羈不欲見叔孫故朝夕不同會未得見出時成子未為卿也不命未受公使見之命蓋以義拒之也宋昭公弟未有後蓋欲之與從政而以有後歆之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者冠出與季氏為冠讐者已以貌出而將逃者其志操不與衆同義不可入也○子家

忠節明哲尚矣傳不究其所終惜哉○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于宮定公乃即位闞公氏魯羣公墓所在公氏猶言公家溝欲溝絕昭公兆域別於先君又謚以惡謚雖有駕鵞之言猶別葬于墓道之外至孔子相方於昭公墓外而溝之與先君合駕鵞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自信自實也煬公伯禽之次子禱之求公不入以為獲福故立其宮

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赴於同盟祔於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喪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者故以不克襄為禮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故不以夫人禮喪之臣子之慢也又哭於寢故

書葬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而小君之禮俱闕孔子告老與諸臣之列以小君禮弔焉而適季氏見其不絻亦去經以為稱絻喪冠經喪帶是時公室寖微矣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

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之外祖母康子之外曾祖母也康子名肥社稷事重事競盛也以見不能遠違紼引棺索送葬者執之求冉有名輿衆也彌增也彌甥猶云曾孫薦進也稱副稱也馬以駕車車有旌旃仍以繫纓飾馬皆國君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傳終樂祁之言 ○以上為季孫意如逐昭公以下為哀公孫越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

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恤慭强仰使屏蔽疚病也律法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天子稱一人非諸侯名也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伯中國始遣使適魯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

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荆哀公庶子宗人禮官名釁夏武公名敖孝公名稱惠公名弗皇商宋也桓公始娶文姜於齊得相親悦適郢越太子名有山魯臣從公者嚭故吳臣

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孟武伯名彘五梧魯南鄙郭重魯臣為公御謂公季孟不臣之言甚多請公盡極以觀之祝上壽酒何肥惛其貌也季孫云以魯近於仇犫臣處守不從君行重隨君遠行劬勞乃詬之宜罰也公以三桓數食言故反謂重食言而肥以激之君臣相猜如此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過自貶屈公

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及死可得壽終否三辭以其言無緒也有陘即有山公從其家出故施以罪

春秋左傳屬事卷九